

南湖头条

帅呆了的帅洼

陈茂声

帅洼是一个村名,确切地说是位于光山县晏河乡西南,距县城30公里的小山村,与新县仅有一条东西透迤的九架岭之隔,最近的村民组田埂搭界,地埂相连,鸡鸣闻两县。

过去,这里不仅偏远,而且交通闭塞,除了九架岭在当地还算有点名气外,老百姓世代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,没有什么特别,可谓藏在深山人未知。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,随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化落实,该村才慢慢有了一些起色。特别是21世纪以来,该村无论是人居环境还是村民收入,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名声大振,成为远近闻名的生态文化村。

帅洼美在山,山虽不高但秀丽,岭峰相依,林鸟逐鸣。

帅洼美在水,水虽不阔但轻柔,溪涧清澈,鱼翔浅底。

生态的变化,让帅洼四季风景如画。

春天,广玉兰无意招惹东风,可一夜之间一树白鸽却被抚开了羽翼;映山红给九架岭换上红装,像一面面旗帜在大别山的深处飘扬;喇叭花在清溪边、田埂地头吹响奋进的号角;石榴花如火如荼的跟进;桃花涂满山村的沟沟坎坎;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山花也争先恐后地凑着热闹。沉思中瞭望,原野里花语呢喃,笑靥嫣然如一幅带着皱褶的巨大彩绘,不仅仅是画,而且藏着诗,此时,情思会在春的意境里蠢蠢欲动。

古言说:“红花还须绿叶配”,那千亩苍翠欲滴的茶园,毛乎乎的

嫩尖在晨露中翘首枝头,每逢清明前后,这里茶歌如潮,茶香醉人。若有幸喝几盏现采现炒的毛尖,在沁人心脾中一定会产生融入这山村,久居不归之意。

夏季,三伏炎热人心燥,九架岭中顿成仙。这里受得天独厚条件的恩惠,到处葱葱郁郁,少了紫外线的照射,没有酷暑的困扰。若这时背上行囊,邀二三友人到九架岭来一次旅行,蜿蜒的九架岭会给你一个亲密的拥抱。荡漾在少有人光顾的森林之中,满山苍翠,松风阵阵,清脆欲滴的叶子如最初的誓言,浓稠地将烈日遮盖。沿途美景让人陶醉,一股股清凉让人心旷神怡。找个地方席地而坐,摆上老酒、小菜,斟满酒,开怀畅饮间,聆听山雀和蝉的对唱,听九架岭诉说她那古老而神奇的故事,随着酒兴,在神采飞扬、诗性大发中,给人一种时光错位之感。

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。金秋时节,这里天是蓝的,空灵高远;云是淡的,如浪花飘荡;水是绿的,清澈见底;山是五色斑斓的,层林尽染;空气是净的,一尘不染。

在这种幽静与秀美的氛围里,明媚与阳光相濡以沫,山野更加清晰,闻金桂飘香,看簇拥的野菊、黄灿灿的向日葵、品尝红扑扑的山楂、柿子、石榴,满满的金秋,将秦时明月汉时风、唐诗宋词囊括其中,是山外人少有的精神与物质的享受,这时的心境一定是朝也安然,暮也安然。

即便是琼枝玉叶,皓然一色,幽雅恬静的冬天,也不失其独特的

韵味。这时,勤劳的帅洼人并没真正闲下来,除偶有接待来山里看冬景的客人,男人们趁机修理农具,搞点编织,打理春耕的准备。女人们三三两两聚在院中或屋檐、墙根下感受着阳光,聊些家长里短的同时,不忘摆弄针头线脑,缝缝补补,在看似悠闲中度过不愧对时光的每一分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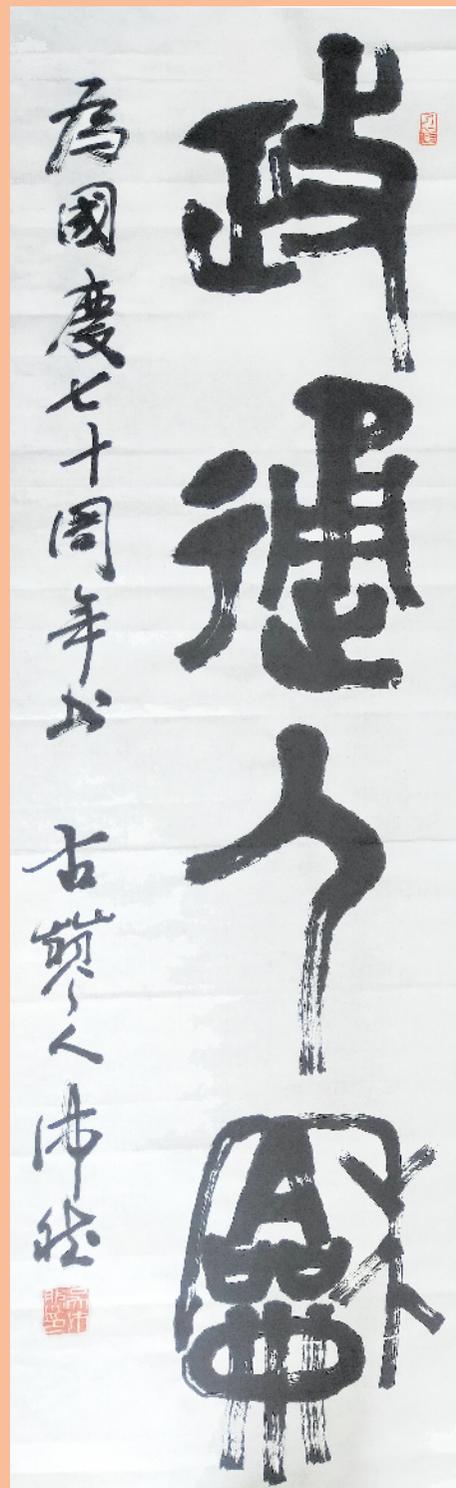
不仅如此,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看似寂静的山村依然充满生机,山中的野兔、野猪、野山羊、狍子、山鸡等为了生存,常下山觅食,有时竟与家禽争抢。而帅洼人是懂法守法的,更是善良的,从不捕猎。每遇这种情况,只是驱赶了之,与野生动物世代和睦相处,共享这片乐园。

帅洼既有古村落的原始美,古色古香的老宅青砖灰瓦,雕梁画栋,那石磨、碾盘、木犁木耙……离我们渐行渐远的农耕文化在这里得以保留和传承,体现其历史的厚重,让人感受到远古的美。不仅如此,这里还有江南水乡的神韵,更有山寨梯田的层次美。随着现代化的进程,这里又融入了新的元素,一排排清一色的现代民居与古民居形成鲜明的对照,成为典型新旧融合的山村,既典雅又新潮,让人目不暇接。

帅洼民风淳朴,草木生香,山水如画,秀色可餐。难怪先后荣获“全国文明村”“全国生态文化村”“全国美丽乡村”“河南省水美乡村”等荣誉,殊荣不虚,名至实归。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帅洼,如今正如《帅洼村歌》所唱的那样,真的帅呆了!



书画廊



政通人和

作者:吴沛然

朝花夕拾

等待分配的日子

翟顺金

1995年6月,当走出省城一所中专学校的时候,我便隐约地感到要告别这个地方了:4年来,老师谆谆教诲的身影,足球场上的欢乐和阅览室内的闲情别致,再也回不去了……

突然间,我恍惚闻到了家乡稻谷和板栗花的芳香,看到山谷中成片竹林泛起的波浪,听到麻栗树尖上的风声,还有山坡上奶奶防止老鹰抓小鸡的喊叫声……

毕业分配的渺茫,让我没有心思谈情说爱,便卷上铺卷从高楼耸立、人头攒动的都市,回到了满是大山、树木、青草和夜晚漆黑一片生我养我的信南深山小村。

毕业分配遥遥无期,等待上班的焦急心情可以用夏天的骄阳来形容。我特意将过眉的长发剪成寸头,降低头部温度,方便在家中干活。

从7岁开始,12年在校上学读书,我没干过什么农活。一个一米七八的大小伙如在家好吃懒做,众乡亲会有闲言碎语,一贯表现优秀的我是不愿任何时候沾染污点的,等待分配的漫长岁月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。那就干

呗,七月里的一天时间太阳就将我晒黑。我头戴草帽,身穿劳动布长服,挥舞镰刀,在板栗树下除杂,打扰了一窝土黑蜂,其中一位“悍将”朝我鼻梁直冲而来,我中“箭”了,鼻梁上肿胀辐射到眼睛,两眼顿时眯成了一条线。不久的一天,眼睛聚光的我在板栗林中发现一只断板龟,重1.4斤,父亲上清水街将它卖了70多元,那时在我家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

当迈着懒散的脚步上山采茶,看到母亲弯着腰,手指一刻不停并缓慢地在行行茶树中挪动身体时,我对母亲说,赶紧给我找一个媳妇吧!好替咱采茶、做做饭……母亲立即摇头说可不呢,要找城里的姑娘当媳妇。

我的头发也渐渐长长,板栗全部收到家里。剥好的板栗要翻山挑到5公里外的清水街,从清水街搭车运到李家寨镇板栗市场上去卖。父母为使板栗赶早卖出好价钱,往往是夜里两点多就起床出发,两麻袋重100斤左右的板栗把父亲瘦弱的身躯越压越弯。我心里一阵阵

愧疚,不能像一个寄生虫,剥夺父母用汗水甚至是呻吟得来的劳动成果。“父望子成龙”,我不能“子望父成马”,无论如何要随父母“出征”,哪怕是父母减少一个板栗的重量。从此我先后“出征”了3次,共挑了210斤板栗。其中一次因歇脚起身挑板栗时,把扁担弄反,将扁担挑断,大家都友好地笑我挑得太“多”了。

茶叶采过了季节,板栗也卖完之后,天气逐渐凉快。在看不到电影,走不到水泥路面,夜晚只能听到蝈蝈叫声的时候,盼望上班的渴望像毛草一样疯长。我不时爬上屋后山顶,笔直站立,目光越过层层山梁,一次次遥望县城……

比我还着急的要数我的父亲,他感觉祖上多少代没有我小(方言)有“出息”,却一直分配未果。那天,天刚亮父亲就出发去县城,夜里很晚才回到家里,人还没坐下,就从内衣兜里掏出一张纸。我跳起来,一把扯过,只见是一张报到证,上面赫然写着我的名字,下方盖有一个庄严的红彤彤的公章。